

文明天性与野蛮天性的冲突 ——浅析《蝇王》主要人物的人格结构

王向东

(西昌学院 预科部,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 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通过对 198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主要人物拉尔夫、西蒙、杰克的人格结构分析,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小说所揭示的主题:童心的泯灭,文明天性与野蛮天性的冲突以及人性的邪恶。

【关键词】 《蝇王》;人格;本我;自我;超我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X(2005)04-0034-04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通过一群因飞机失事降落到荒芜人烟的小岛上的英国男孩在岛上几个月的经历,描绘了一群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向原始人、野蛮人退化,进而丧失了原有的人性和理智的过程。该作品于 198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赞词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1]

戈尔丁生于 1911 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中以海军中尉一职参战,亲身经历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磨难,使他陷入深深的思考,同时也使他对人性进行了深入地挖掘。

他说:“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2]战争总是带来毁灭,不是毁灭生命,就是毁灭人性。戈尔丁以小岛为背景,以一群儿童为主要人物体现出人类的脆弱、残忍和人性的蜕变。

小说中的代表人物是几个十多岁的大孩子。他们分别是拉尔夫、西蒙、猪崽子、杰克和罗杰。降落在荒芜人烟的小岛,面对一群五、六岁的小家伙们,在没有大人照料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凭着自己的智慧建立一个文明、和睦的社会,带领大家摆脱困境而获救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文明的约束一旦放松,人类的原始本能就会暴露无遗,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拉尔夫、西蒙、杰克等大孩子们面对生存的需求、利益的纷争表现

出不同的反应,这使他们的人格扭曲、变形。我们知道,人格是人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复杂的统一体。你的表层意识是一个人,你的潜意识又是一个人。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构成。“本我”(id),即具有动物性的我,是潜意识的最深层,无意识的原始精神能源。它是能量的巨大储藏处,完全隐没在潜意识里。它由遗传的本能、欲望所组成,遵循“快乐原则”。它没有道德观念,也缺乏逻辑推理,是个未开化的暴躁的“婴儿”。“自我”(ego)即现在的我,它处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部分地属于潜意识,部分地属于意识,它控制和指导“本我”和“超我”,为利益和需要而保持与外界的交易。“自我”受“现实原则”的制约,但它根源于“本我”,因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快乐,这与“快乐原则”是一致的。而“超我”(superego)即未来的我,是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大部分属于潜意识。它奉行“理想原则”。在一个精神健康的人身上,这三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并和环境发生作用,以满足人基本的需求和欲望。如果三个部分发生冲突,失去平衡,人就会处于失常状态,失去理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一旦人摆脱了“超我”的制约,“本我”便纵情驱使人性中潜伏的兽性干出许多荒唐事、残酷事。各种心理矛盾都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冲突的象征。在戈尔丁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杰克几乎受“本我”能量的控制,表现的是一种遗传的本能,拉尔夫的能量大部

收稿日期:2005-06-08

作者简介:王向东(1967-),女,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及理论研究。

分由“自我”操纵,他的行为很现实;而西蒙的能量大部分被“超我”控制了。他们几乎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象征。

杰克象征着“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小的弟弟。杰克出场时,便领着一帮唱诗班的成员,他曾是唱诗班的领唱。他们听到海螺的召唤来到海滩上,发现没有大人,孩子们决定推选首领。当时,杰克很想得到这个职位,这实际上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对权力的渴求,但碰巧的是拉尔夫手里有海螺。在小说中,海螺成为民主的象征,它代表了法律、秩序及政治的合理性。所以当拉尔夫被推选为首领时,“杰克恼羞成怒,脸红得连雀斑都看不见了。他刷地站起来,接着又改变主意坐下。”^[3]拉尔夫为了安抚杰克,让唱诗班的孩子做了猎手,并让杰克负责,这时,“杰克红涨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杰克虽然是一个文明人,也是孩子们中年龄最大的,但却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想要得到什么就要得到什么。他不能忍受任何挫折,做事没有任何顾及。随着情节的发展,“本我”的潜意识在杰克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潜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对猎杀野猪的痴迷中。他用泥土和炭灰做面具将脸涂成花脸,装扮成野人模样,和几个孩子一起走进丛林打猎而没有看好可以让他们得救的火堆。就在拉尔夫他们愤怒不已时,杰克他们却唱着古怪的歌,身上沾满了血渍,抬着一头野猪出现了。面对拉尔夫的指责,“杰克楞了一下,这件不相干的事情使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恼火,但他太快活了,并没有因此而烦恼”^[5]“杰克因快活而变得大方起来,他在想让大家来分享刚才打猎时的欢乐。他脑子里充满了种种回忆:他回想起他们逼近那头挣扎着的野猪时所发生的情景;他回想起他们怎样智胜那头活家伙,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身上,结果它的性命,就像享受了那香味常驻的醇酒。”^[6]把动物作为人的娱乐工具这种现象,从古到今,一直都没有消失过。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也不例外。杰克在猎杀野猪的过程中,以屠杀为快,觉得自己是万物的主宰,根本不把野猪当回事,认为自己可以任意妄为,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欲望,来满足捕杀的快感,极力排斥一切可能破坏这份快乐的因素,遵循着“本我”的“快乐原则”。当猪崽子再一次指责他让火熄灭时,杰克气得动手打了猪崽子,把他的眼镜也打碎了,这是杰克第一次打人。为此,杰克与拉尔夫之间的冲突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杰克眼里,打猎可以吃肉,而在所有的人只能吃素

时,吃肉就代表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在这个特定的时候成为一种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我”充分的控制住杰克,他利用孩子们对“野兽”的恐惧,沿着另一块沙滩组成新的部落,宣布自己是领袖。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捕杀野猪,甚至还用人扮作“野兽”玩杀猪游戏。杰克把猎来的猪头插在曾满是鲜花的空地上,孩子们则围着这落满苍蝇的猪头狂欢,把它作为献给“野兽”的祭品。“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孩子们尖声叫着,狂蹦乱跳。他们人格最底层、最原始的兽性通过这种方式宣泄出来。猎杀野猪满足了他们的嗜杀欲,他们俨然都成了野蛮人。在狂欢中,他们把西蒙当作野兽杀死。你很难将这样血腥的场面同一群全是五、六岁,最大不过十来岁的儿童联系在一起。为了得到火,杰克又带人袭击拉尔夫和猪崽子住的窝棚,他们偷走了猪崽子的眼镜,绑住了双胞胎。当拉尔夫和猪崽子去要回眼镜时,杰克和拉尔夫激烈地争斗起来。猪崽子也被杰克一方用石头残忍地砸死,海螺也被砸碎。海螺的损毁预示着岛上已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被彻底摧毁并走入崩溃。为此,崇尚本能的专制派最终压倒了讲究理智的民主派。这时杰克人性中那些污秽的东西便越发活跃起来,他猎杀的对象转向了拉尔夫。他“杀气腾腾地把自己的长矛对准拉尔夫飞投过去。矛尖戳破了拉尔夫肋骨上的皮肉,随即又滑开掉进了水里。拉尔夫踉跄了一下,并不觉得疼痛,只是感到恐惧,那一伙人这会儿都象头领那样尖叫着上前来。……”^[7]我们看到,这一群孩子全没了儿童的天真无邪、淳朴善良,有的只是邪恶、狠毒。最后为了追杀拉尔夫,杰克不惜烧毁了整个小岛。

拉尔夫象征着“自我”。如前所述,“自我”是植根于“本我”的,代表理性与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能,它按照现实原则行事,满足欲望是它的任务。不过它已不是无意识的盲目冲动,而是有意识的寻找条件实现自己的意图。由于碰巧他手持象征民主的海螺,拉尔夫被选为领袖,使他向自我“现实原则”跨进了一大步。拉尔夫是个极为理智的人物。在他看来,要想获救必须燃起火堆,他坚持在岛上建立文明的社会秩序,比如要求小伙伴们在指定的地点大小便,遇事开会并举手发言,他领导孩子们搭建窝棚,采野果,他的行为和认识无疑比岛上所有的人要高明得多,也明智现实得多。当其他孩子被杰克逼着仿效野蛮人将脸部涂抹成五颜六色,围着落满苍蝇的野猪头狂欢时,拉尔夫说:“哼,咱们可不乱涂,因为

咱们不是野蛮人。^{〔8〕}

由于拉尔夫人格的能量大部分分布在“自我”，其人格的三部分失去了平衡，我们可以看到他人格的异化。他靠获救和建立民主秩序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景把孩子们集结在他的身边，对小家伙而言；拉尔夫是个大个子，他足以成为同权威的成人世界相联系的纽带。^{〔9〕}但是他所推行的民主制度既不能有效解决孩子们吃肉的现实问题，又不能让他们满足本能欲望的快乐。因此，一旦发生实质性的冲突，拉尔夫便被孤立起来，他所一心建立的秩序与规则全都成为空中楼阁。我们看到他所拥有的权力非常脆弱，脆弱到难以维持一个求生的火堆。当他看到杰克趾高气扬地给大家分食野猪猪肉时，拉尔夫嫉妒愤懑。可当肉递到他面前时；拉尔夫垂涎欲滴，他本想拒绝吃这猪肉，但因为过去一直吃水果和坚果，偶尔弄到只蟹，捉条鱼，使他难以抵挡这诱惑，他接过一块半声不熟的猪肉，象只狼一样地咬起来。^{〔10〕}可见拉尔夫是一个很现实的实利主义者。同时，出于本能，拉尔夫也无法控制自己。当孩子们都在惊恐地讨论“野兽”是否存在时，拉尔夫也象大多数孩子一样不愿意正视内心深处的“暗影”，而是尽量回避它。他和杰克、罗杰一起上山察看，结果根本没看清“野兽”（其实是飞机驾驶员的尸体）到底是什么，就被吓得和杰克、罗杰一起逃走了，从而失去了向大家证明野兽根本不存在的机会。每个孩子更加相信野兽真的存在。于是在不知不觉中，错误越来越大，危机也在一步步逼近。在拉尔夫人格的形成中，遗传起一定的作用，但环境是其成因的决定性因素。拉尔夫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猎手们的影响，他们的疯狂也激发了拉尔夫内心的原始冲动。在小家伙罗伯特模仿野猪乱窜的游戏中；拉尔夫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一把抢过埃里克的长矛，猛戳罗伯特。“……”拉尔夫也抢着凑上前去，去拧一把此刻没有防卫能力的褐色的肉。紧拧和加以伤害的欲望主宰了一切。^{〔11〕}后来，他甚至加入了“猎手”的队伍，参加了打死同伴西蒙的行动。拉尔夫的行为也印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论断：“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这时，拉尔夫身上的“自我”已无法驾驭“本我”，当一个人屈从于“本我”的驱使时，他和动物的区别就越来越少，他身上的兽性也渐渐暴露无遗。

西蒙也是唱诗班的成员，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他是个安静的孩子，宽容、善良。他为小伙伴们摘果

子，搭建窝棚，把自己那份野猪猪肉分给猪崽子。他代表着“超我”。是人格的第三个构成部分，它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大部分属于潜意识，它奉行理想原则。西蒙常常独处与自然沟通，他有直觉有预感，有非凡的洞察力，他敢于探索真理。当孩子们在对地上的天上的野兽争论不休时，西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是想说……大概野兽不过是我们自己。”西蒙竭力想表达人类基本的病症，却说不清楚。^{〔12〕}他意识到所谓的野兽不过是人自己，同时认识到同伴的恐惧实际上是对深藏在他们心中的罪恶和死亡的一种本能的抵制和反抗。这当然是众人所无法理解的，而且也是妄图利用“野兽”来控制孩子们的杰克所不允许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他独自一人去丛林深处探索，在回来的途中遇到那个被杰克他们插在木桩上的猪头，猪头上已爬满了黑乎乎的苍蝇，这就是“蝇王”。在作品中“蝇王”就是“恶”的象征。突然间，那猪头开始对西蒙说起话来：

“‘你独自一人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你不怕我吗？’

西蒙颤栗着。

‘没人会帮你的忙，只有我。而我是野兽。’

西蒙费力地动了动嘴巴，勉强听得出这样的话。

‘木棒上的猪头。’

‘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扑捉和杀死的东西！’猪头说道。有一阵子，森林和其他模模糊糊地受到欣赏的地方回响起一阵滑稽的笑声。‘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过来点！我就是事情没有进展的原因吗？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副样子呢？’那笑声又颤抖起来……^{〔13〕}

是的；“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这就表明象征邪恶的“野兽”无须搜寻，它就存在于人的心中。与此同时，蝇王还预言了西蒙的不幸结局：

“……你看得出吗？没人需要你。明白吗？我们将要在这个岛上玩乐。懂吗？……别再继续尝试了，我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孩子，不然——我们就会要你的小命。明白吗？杰克、罗杰、莫里斯、罗伯特、比尔、猪崽子，还有拉尔夫要你的命，懂吗？”^{〔14〕}

当他发现所谓的野兽其实是飞行员的尸体后，不顾自己还在发病爬下山去想告诉大家：孩子们惧怕的“野兽”就是人，不料反被大家当作“野兽”活活打死。作为一个“超我”的代表，西蒙试图唤醒孩子们对自己内心恶的认识，但是他失败了。在历史上，像

西蒙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大都落得悲惨的结局。所以西蒙在离“超我”的追求越来越远的时候,悲剧也就来临了。

在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三个“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会健康发展。而《蝇王》中,我们看到,在拉尔夫、西蒙、杰克身上,他们的人格结构都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他们的人格的部分的分布是不协调的,正是这种不协调才造成了灾难的发生。本文把杰克、拉尔夫、西蒙看作“本我”、

“自我”“超我”的象征,决非是要把人格的三部分截然分开,只是希望抓住他们人格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来剖析他们,从而更好的认识他们。通过分析能更进一步地理解小说的主题,那就是:童心的泯灭,文明天性与野蛮天性的冲突以及人性的邪恶;更深切地体会孩童的天真是怎样一步步地受到人类邪恶本性的摧毁而逐渐丧失的过程。同时也警示大家要对“人性恶”加以警觉,才会避免人间悲剧的发生。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龚志成.《<蝇王>译本序》,P3. 见《蝇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 [2] 同上P2.
- [3][4] 威廉·戈尔丁.《蝇王》,P21. 龚志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 [5] 同上P77.
- [6] 同上P78.
- [7] 同上P218.
- [8] 同上P207.
- [9] 同上P65.
- [10] 同上P83.
- [11] 同上P33.
- [12] 同上P102.
- [13] 同上P169.
- [14] 同上P170.
- [1] 龚志成译.《蝇王》(M),威廉·戈尔丁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2] 郭德艳译. Brian Philips 导读.《蝇王》(M). 威廉·戈尔丁著. 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2003.
- [3] 郭卜乐.《弗洛伊德·西格蒙德》<http://www.cptoday.net>.
- [4] 胡青善.《<蝇王>的寓意和预意——及其象征体系的构建再析》(J) <http://www.wenxue.com/scene/critic/394.htm>.
- [5] 薛家宝.《荒岛“文明人类”的透视镜——论《蝇王》对传统荒岛小说的突破》(J).《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集》薛家宝、陈许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6] 张中载.《<蝇王>出版四十年重读<蝇王>》(J). 外国文学研究,1999.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stinct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Instinct of Savagery —A Brief Personality Analysi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Golding's "Lord of the Flies"

WANG Xiang-dong

(Preparatory Course Department for Minorities,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With Freudia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sonality of the main characters: Ralph, Simon and Jack in English writer William Golding's representative works—Lord of the Flies—which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83. Through the analysis we'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mes of the novel: the loss of innocenc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stinct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instinct of savagery, and the evil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 Lord of the Flies; Personality; id; ego; superego

(责任编辑:周锦鹤)